

原名：抗戰日報｜第一三四一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社址：山西興縣

中共中央某負責人談稱：蔣方「和談」純係欺騙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新華社記者今日訪問中共中央某負責人，詢以蔣介石是否有派代表來延之事？其目的何在？中共中央某負責人答稱：十六日晨，蔣介石經過司徒雷登通知南京中共發言人王炳南，說是要派張治中來延商談和平。但這完全是欺騙作用。蔣介石對於中共所提兩項最低限度要求：取消偽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其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蔣介石的企圖，是要求侵佔解放區一百六十五個城七萬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打了敗仗，被人民解放軍毀滅了五十三個旅之後，求得休息時間，鞏固已佔地方，補充軍隊，重新進攻。為了這個目的，他現在需要「和談」了。如果去年一月馬歇爾與蔣介石代表張羣親手簽字的停戰協定，可以被蔣介石撕毀乾淨，而馬歇爾則主持片面援蔣發動內戰，則在現在又由一個美國人介紹一個維艱的來開所謂「和談」，試問有何辦法證明其不是欺騙？張治中氏本人亦曾於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代表蔣介石簽訂了東北停戰協定，但是僅僅五天，就被蔣介石撕毀，在東北大打起來，此次再來談判，試問有何辦法證明談成的東西不被蔣介石在幾天之後加以撕毀？如果去年一月由蔣介石主持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可以由蔣介石撕毀乾淨，敢於召開非法「國大」，製造偽憲，保障獨裁，試問有何辦法證明現在的所謂「和談」有一絲一毫的真實性？以此種種，我們對於現在喧嚷的所謂「和談」，完全喪失信任。除非蔣介石取消偽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即無法證明他不是欺騙。因此要談判，必須實現這兩個條件，中共及全國人民再不受欺騙了。

閻頑軍官兵厭惡內戰　半年逃跑一萬餘人

逃跑規模由單身發展為集體行動

（本報訊）閻頑軍官兵厭惡內戰，逃亡成風。據文水、交城、忻縣等九縣現有不完全材料，半年來逃兵總數達一萬零六百餘名。文水閻軍四十九師主力第二團，原有兩千餘人逃亡千餘，縮編為三十七師一個營，被迫取消其原建制。逃亡之規模亦漸巨大，由個人單身進而為集體帶武器，忻縣閻軍六月至九月逃亡達一千五百人，其中九百人安抵解放區，攜來步槍三百支、機槍十三挺、小砲五門，去年七月初由寧武潰返忻縣之閻軍保安第十七團，沿途遭我民兵游擊隊阻擊，軍心渙散，從七百人逃得只剩二百五十人，佔全體百分之六十。十二月初旬，永和、大寧一帶，閻頑潰兵三千五百餘，在解放區羣衆「父喚子，妻勸夫」積極爭取下，全部瓦解。因逃亡現象日益嚴重，閻軍中不得不實行槍斃逃兵、連環保（全班連坐）、夜間將士兵衣褲沒收等方法，嚴格管制，但逃亡之風仍未稍減，駐紮太原飛機場之閻軍四十六師二團二營，四周設有電網，並有專人帶日本狗巡夜，但士兵成班仍趁黑夜破電網逃出。現閻軍中普遍流傳「空軍排長」、「掛名營長」等稱號。（新）

半月文摘　第十三期要目

朱學範怎樣出走了？（洪樓）、阿Q的大便（馬凡陀）、兵餘游擊（黃炎培）、兩個新「黨」（英爍）、聯總行總和飢餓的中國人、黃埔江上的「怒風」（淑賢）、「上海小姐」競選記（申由）、馮玉祥出洋（王昇）、送茅盾夫婦（郭沫若等）

我軍素質優良英勇善戰　胡軍作戰有十七個「缺點」

胡軍參謀處自招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呂梁我軍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殲滅蔣軍六十七旅的戰鬥中，繳獲蔣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處頒發之零九一九號標有「極機密」之石印小冊「特種作戰之研究」中稱：八路軍作戰優點：一、中高級幹部能使命令貫澈到底，士兵能不惜任何犧牲進行戰鬥；二、機動性大，行軍力強，運用靈活；三、輪戰、偷襲、夜戰等頗有素養，尤以利用夜暗實行特種作業（如掘坑道破壞工事等等）為擅長；四、兵力火力均能適時集中；五、相機利用時間地點巧妙變亂，以疲乏我（指蔣胡軍）之戰鬥力；六、能切實節用彈藥，並廣泛使用手榴彈；七、組織民兵能確實捲制敵人，封鎖嚴密；八、補給充足，傷病兵轉運靈活安全。接着又遮前掩後的自招了十七個「缺點」：一、戰前缺乏周密計劃，準備不充分；二、決策徘徊，遲疑不定，不能適應戰機；三、運用欠靈活，有時調動頻繁，部隊已受疲勞，於事無補；四、命令下達遲緩，下達後不注意監督執行；五、部隊行動遲緩，有時輜重擁擠，妨礙行動；六、不知節用彈藥，且往往為欺騙行動所發大量消耗；七、不能保守機密，部隊行動多被偵知，口令、信號亦屢被偵知，致蒙受損害；八、輕敵大意，警戒不嚴；九、一般幹部缺乏獨斷能力，對夜戰太無經驗；十、各部隊聯絡不確，動作不協調，致常發生誤會；十一、情報不確，諜報告太少，各部隊不能派遣距離搜索，諜員不能打入；十二、輕重火器不能配合；十三、非戰鬥員兵額多，易混亂；十四、下級幹部能力差，緊急事變時，不能確實掌握所部；十五、官兵體力差，經常遠行軍後，失掉戰鬥勇氣；十六、運輸力不足，槍彈補給不多；十七、衛生設備不全，担架缺乏，傷兵任意棄置。（蘇策）

閻錫山敗將「自裁」者日衆

（寧縣訊）隨着閻頑軍不斷的失利，軍官被迫「自裁」者日多。原平二次解放，閻頑三十九師三團團長劉元榮，帶領殘部百餘竄回忻縣，在閻頑北總指揮王振河監視下，在二十里鋪將[illegible]一「裁」掉了。閻錫山的這種殘忍刑罰，引起他的部下恐懼不安，平社戰後，閻頑四十師三團團長李勃被俘後，我方送他回去，他說：『我死也不願意回去了，回去就得「自裁」』。（白冰）

加強隱蔽戰術

九一支隊檢討經驗

（新華社雁門十八日電）九一支隊在六石戰鬥中，以一比五的代價換得了殲滅性的勝利，但他們仍虛心檢討戰鬥經驗，在練兵中提高戰鬥技術。九連班長郭生才認為：擲彈筒手尹三換的帶花，是因為他不提着箱子前進，而扛上箱子站了一會的結果。五班長王則民說：「羅富的受傷是因隱蔽不迅速，只走了兩步，就被敵人打着了。」三排長車七斤檢討出：進到時部隊太擁擠，大家興奮得亂嚷，被敵人聽見後，出手榴彈來時，大家又不知道迅速臥倒，結果四個人受了傷。七連連長楊維森同志指出三班班長孫成義負傷，就是因為他露出半個身子。排長賈玉山說：二班長滿有旭則因以為高姿勢去解敵人死屍的子彈帶而受傷的。高天明上去拉二班長時又不用匍匐前進的方法，結果陣亡。他認為應先消滅敵人後再來打掃戰場。今後在野外演習時，應特別認真學習隱蔽戰術。（趙增蓉）

沒有八路軍就沒好日子　山陰五區青年一百六十餘人參軍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山陰五區獲得土地的農民熱烈參軍，堅決為保衛自己的土地而戰。在半月內，即有一百六十三個青年參加了八路軍。該區廣大農民在羣衆運動中獲得土地，僅西溝等四村即解決土地六千七百五十七畝。但上次閻頑重陷山陰後，下溝地主乘機奪走農民土地，更有少數反動地主引上閻匪搶劫，陷害羣衆，捕捉民兵和村幹部，羣衆苦不堪言。這次我軍再次解放山陰後，西溝羣衆團結一致，又向地主索回被奪走的土地，使羣衆親切體驗到沒有八路軍就不能過好日子，所以在這次分配鬥爭果實時發起參軍運動，十三個青年自動報名，年逾花甲的鄭、白二老人親自送兒從軍，他們說：「我年紀大啦，叫我兒子去打閻匪，保衛咱們的土地。」參軍青年閻振棠向大家說：「頑固抓去我的父親作苦工，搶走我家東西，我要報仇。」某村在「報仇、保家鄉」的口號下，有三十七名青年報名參軍。（賓俊、紀占魁、白玉峴）

教育「解放戰士」的經驗

穆欣

王富中同志是「解放大隊」第一隊的副隊長兼指導員，出身貧苦，沒讀過書，在軍隊中十幾年，才粗通文字。曾在東北軍五十七軍一零九師六二六團當過兵，以後參加八路軍，担任過連長。他是三個月前才來担任這個職務的，以樸素的羣衆路綫，獲得了教育「解放戰士」（即蔣軍俘虜）的出色成果。下面是他在工作中的幾個重要經驗：

（一）利用回憶運動的開展，「追窮根、挖苦根」，進行階級教育，揭穿對所謂「領袖」的神秘感與盲目崇拜。──他們那一隊共有一百零三人，全是從蔣介石嫡系部隊被解放過來的。上政治課時，當分析蔣介石時，直呼「蔣介石」，對他們是刺耳的，甚至有的扭轉頭不聽。次日上課，便試着改稱「委員長」，「解放戰士」全體立正。王富中同志便提出「研究一下蔣介石的好處和壞處」，讓大家發表意見。有人說：「蔣的好處是打日本」，有的人就回憶說：「九一八東北軍不抵抗，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五十七軍山海關抗戰是蔣撲滅的。」接着有三個曾在過十九路軍的，便爭着講述「一二八」淞滬抗戰和蔣介石鎮壓閩變的經過。後由王同志將各系軍隊參加歷次會戰，及蔣軍嫡系坐視不救，消滅雜牌的舊賬，加以清算，揭露蔣介石的壞心腸。這些都是「解放戰士」們所熟悉的，他們提供自身經歷的種種材料加以補充。河南籍的「解放戰士」都回憶起：三十三年豫湘戰役的潰退，三十七天丟了三十八個城，記起中原父老「罪孽深重」的歲月，抓壯丁、鬧災荒、──「三年大水三年旱，三年蝗蟲害死完」。許多人又提出黃河決口，隊中有人當時炸堤時，曾參加埋炸藥，也向全隊講出來，恨的大家咬牙。如此七八天，大家都認清了裝模作樣的「領袖」，不過是個「蔣總災」。第九天上，他給大家講話時，蘇德盛、魯德仁都帶着鄙棄的神氣說：「報告指導員，說幾天談來談去，老蔣一點好事也沒作，我提議把「委員長」的稱呼給他取消，就呼他蔣介石吧！」

（二）劇團來演「血淚仇」，解放大隊全體集起來看，不到第二幕，台下已哭成一片，不看台上，想想自己，大家抹着眼淚低泣。其中曲明新更放聲痛哭。被蔣介石害得特別慘苦的吳啟信嚎叫着：「這是演着我的歷呀！」看完戲的第二天，王富中同志和隊上的二十三個人個別談話，了解他們的身世和苦痛，集合到一塊一訴苦」，看了「血淚仇」跟自己比一比。李給實換先訴說他由學校返家探母病，途中被抓當兵經過，並及所受軍重虐追，聲淚俱下。當時抓他當兵的王倘武也在場，他便指着鼻子哭罵，王倘武也泣不成聲。結果二十幾個人邊哭邊訴，驚動四鄰，鬧聲跑來看，聽了也都落淚。次日又個別地和五十三個人談了話，晚間和頭次的二十三個人一塊訴以後全隊都參加，依舊是全場痛哭。

從訴苦的互相教育中，啓發了大家的階級意識，幫助大家了解到每個人訴完苦還要「追根」──追窮根、追苦根」，解答痛苦是誰給予的。開頭是意見紛紛，有的怨抓壯丁、有的怨徵賦太重，有的怨保長，怨日本、怨美國，怨打內戰、怨閻蝗蟲，怨天旱，怨黃河決口，怨水荒，怨土匪，怨自已不務正，怨小偷，怨抽大烟，怨賭博，怨自己命苦，怨自已老子不成器，怨財主，怨討神爺不公道，怨中國沒有「真龍天子」，怨蔣政府不實行三民主義……一下追出三十六條「根」，針對追出的這些根子，隊上幹部幫助找「總根」。（未完下轉第二版）

代縣集中所有幹部
大力進行土地改革
分得土地的農民自動改造村政權
青年紛紛參軍，組織武裝保田隊

（新華社雁門訊）代縣自去年七月解放後，因幹部對解決土地問題缺乏明確方針，除少數村莊進行清算鬥爭外，大部份地區都未發動，故錯過有利時機。十一月初，縣級領導接受上級指示，深入檢討過去的缺點，決心轉變思想作風，爭取在春耕前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光榮任務，遂集中全縣各部門所有幹部力量，配合分局、分區工作團下鄉，選擇平川三、四、六區為重點，在聶莊、下莊、七里鋪、新高等村，實行突破實驗，然後逐漸向周圍村莊擴展，到處掀起土地改革和清算運動。縣初步統計，至十二月底，已在四十餘村莊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約為平川村莊三分之一），捲入運動群眾達三萬人。四千餘戶缺地無地農民，取得土地六千餘畝，並有其他衣物、食鍋、銀錢甚多。同時，將大批公地、廟產及黑地分配給農民。運動中，群眾覺悟提高，自動改造村政權三十餘處。青年紛紛參軍，組織民兵，下莊村八十一戶農民分得土地三百八十畝後，即以「怎樣保田」展開討論，一致要「拿起武器」，當發動建立不脫離本村之「武裝保田工作隊」，有三十六人參加。另有十一個青年，在翻身會上報名參軍。（察黎、希晨）

血債匯成復仇洪流
泊水等九村展開反惡霸清算

（新華社雁門訊）代縣泊水、西莊、上花莊等九村一千五百餘群眾，展開反惡霸鬥爭。數十年來當地封建惡霸勾結閻偽殘摧群眾的深仇血債，今天到處匯成了復仇的洪流。西莊村惡霸劉半等五人，掌握村政權達卅餘年，估佔霸產，群眾痛恨入骨，稱他為「閻王鬼」。十二月中旬，全村五百老幼，敲鑼鳴鼓召開清算大會，高呼「打倒小閻錫山」，當場改選村政權。泊水村「三代惡霸」馮存虎，依仗敵閻勢力，欺凌群眾。馮第生欠他五十元債，因還不起，就把其女當押品霸作妻室。胡勞有老婆因為一句話，馮即痛加毒打，死活數次，更把房屋燒火焚燒。在控訴會上胡老漢說起這件傷心事，渾身發抖，兩眼冒火。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顫動的指着馮說：「那年你看上了我種的五畝好豆田，硬說我偷了你家的豆，把我的豆子霸割了，今天你給我吐出來！」高存柱質問：「我做抗日工作，你為什麼領日本人捉我，大捆壓，小擱打？」控訴案達三十餘件。在反惡霸鬥爭中，該村農民共獲得土地六百畝、糧食四百石、白洋數百元。（立三、鑑光、繼文、希晨）

談心訴苦提高覺悟
金盤村複查土地

（新華社雁門訊）代縣在發動群眾中，同時進行複查土地。六區金盤村十一月底，首次發動解決土地問題時，幹部不深入，開了幾次大會，未很好發動群眾吐苦水、挖窮根，群眾缺乏翻身覺悟。內顧情面，鬥爭不徹底。六家地主分散一百四十七畝土地，每戶貧苦農民才得地一畝多，此外尚有二十餘戶根本未分到地，農民土地要求未滿足，加以幹部從中自私佔便宜，如某區文書兄弟兩家分地五畝外，還分三十元白洋，村幹部李米和地本鍋種，還分二畝，引起群眾不滿。清算之後，群眾情緒反為低落，甚至開會不多加。領導上發現上述缺點，即深入思想教育，繼續組織清算和重新調整果實，進行複查。接連數天數夜的談心會、小型訴苦會，展開「回憶」「談心」，檢討過去鬥爭經驗教訓，發動自願報名要地。不但漢奸李生桂匿藏之地被揭發，而且二次組織對惡霸張繼元的鬥爭，並說服中小地主和富農獻出其出租土地。後在查地中，又發現滹沱河岸有一百四十畝地，過去為農民開墾，但地權未確定，其中一部為地主所霸佔，經民主公決，此地應公平分配給農民，並確定其地權。至於幹部佔便宜部份，說服讓歡退給群眾，在大家面前承認錯誤。這次複查出土地一百八十餘畝，共三百多畝，分給一百五十戶缺地無地者，自此家家有地種，群眾情緒大為提高。幹部與群眾關係更加密切，積極份子大批湧現，前後二十名青年參軍。目前全村拾糞、運輸、鋸木板，熱烈冬季生產。（學禹、進、希晨）

土地改革中提高階級覺悟
保德東關民兵
自動把守河防

（保德訊）東關民兵經過土地改革後，工作有了顯著的進步。過去領導散漫，組織鬆懈，河防放哨你來他不來，串門子，引起群眾極大的反感。一個多月的土地改革，提高了民兵的階級覺悟，並成為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骨幹。貧農吳繼貞分得了二垧地，決心參加民兵保衛自己的利益；小販廉文生分得了二萬塊錢，自動要求參加民兵。現在民兵已由五十名增到八十五名，民主選出正副中隊長和分、小隊長，經發動後，組織不但擴大了，而且也鞏固了。訓練工作分為兩項：練習技術和檢討思想。每日早晨自動集中學習三個鐘頭，大部已學會瞄準、埋雷、扔手榴彈。除上冬學而外，民兵每兩天開會一次，檢討練兵優缺點及個人的思想作風。現在河防都是不到天黑就自動跑到市公所領上武器放哨去了。民兵出外生產，都事先和分隊長說好才走。

練習技術檢討思想
改善了群眾關係

現在民兵與群眾的關係也很密切，做工作是和群眾商量說理，串門子的現象沒有了。民兵放哨所用的炭都是自己揀的，除燒外還賣了一部份，縫了二十個手榴彈袋，十多個彈袋。群眾由害怕民兵，變為熱愛保護民兵，都說：「咱那民兵白天發，晚上防河，實在辛苦！」在冬學裏大家湊了一筆錢，給民兵買了四對毛鞋、四頂毛帽子，給防河的時候用；民兵還提出請民兵吃飯，經婉言辭謝了。（趙榮經）

解放後的第一個元旦
忻、崞、代、寧人民
狂歡慶祝翻身

（新華社六分區訊）忻、崞、代、寧人民，在慶祝翻身的皆大歡欣中，度過解放後的第一個元旦。是日，代縣城關近萬群眾，齊集大街，舉行「恭喜解放翻身」的團拜大會，並遙向毛主席、總司令、賀司令員暨前線作戰的勇士們拜年，學生、商人、農民組織的各種秧歌行列，竟日串鑽街頭，紅火朝天。農會會員吳米三獨演馬歌爾與蔣介石狼狽為奸的滑稽劇，更博得觀眾喝采。崞縣城、原平鎮、三井、下薛孤等地人民，莫不狂歡聚會，過高蹺、獅子、旱船等形式，描述過去的痛苦生活，歌唱翻身後的好光景。陽明堡農民演戲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神山鎮民兵群眾學生聯合集會歡宴抗屬；村長邢錄保號召全體村民，加緊備戰，努力生產，作好優抗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來；抗屬趙立明說：「勝利後再和子弟大團圓。」並發動大家給自己子弟寫信，鼓勵其加強戰鬥，爭當英雄模範，粉碎蔣閻進攻。春節中還廣泛進行勞軍。（紀）

兵站一分站袁文書
違法買吸外產紙煙

（離石訊）兵站一分站袁文書不遵守禁止外來紙煙的法令，因此讓通訊員買外來紙煙。袁文書到兵站不久，他想：『大概這裏離興縣遠，不要緊吧！』於是就買外來紙煙吸。一次通訊員李考林買回些外來紙煙，擺在房裏賣，（通訊員和他住一個房子）他也不加制止，後被某負責同志看到批評通訊員時，他還說：『那個不吸，我還買來。』負責人說：『你也不對呀！為什麼在你房裏，你不加制止呢？』袁態度很不好，不接受批評。過了幾天有同志問他：『你那天過後有什麼感覺和檢討呢？』他說：『事是我的不對，可是我沒賣過，那天開頭我說了兩句，他沒聽就算完了。』袁同志雖說「自己不對」，但並未很好從思想上檢討反省，今後望能切實改正錯誤，嚴守法令。（試開）

柳林人民生活上昇
復員軍人等紛辦喜事
東街上冬學群眾勞軍三十餘萬

（本報訊）柳林貧苦群眾生產情緒高漲，生活飛快上昇，娶嫁喜事還日皆有，全市九百餘戶中，僅一月間，就有五十餘戶辦理婚事，花紅玻璃轎子過來過去，民間鼓手忙的不得開交。煤窯工人楊化，本月十一日辦喜事時，院中懸掛毛主席朱總司令大像，新郎新婦當禮讚禮人高呼：「共產黨萬歲」。並給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行禮。復員軍人龍斌武去年因患瘋病歸家，政府幫他醫好，並給了他一石小米建立家務，結婚後，勞動加油，勤儉生產，見人就說：「還下更有心勁闖了。」記者統計結婚中復員軍人、新翻身戶、貧農、中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九日東街市群眾上冬學時，商人王丕傑說：「不是八路軍把頑軍打了，咱還能安心在柳林街上做生意？我捐出一萬五千元，慰勞給咱前方的八路軍。」頓時，冬學吵成一片，掀起勞軍熱潮，共拿出三十六萬八千元，慰勞前方將士。該消息傳遍全市後，人人響應，現正紛紛勞軍中。（王亮）

五寨城關群眾
排演活報秧歌迎春節

（新華社雁門訊）五寨城關群眾，以萬分歡喜心情準備大鬧紅火歡度春節。被服廠和群眾合組之工農秧歌隊，排演「保衛延安」、「活捉」，還有小龍、獅子。南門小學及附近村莊群眾均鬧得熱火朝天，到處是高蹺的鑼鼓聲。除練習排演「美蔣勾結」的時事活報「蔣介石寶貝」等節目外，為取得連系和統一領導，五寨城關宣傳委員會已於日前成立，決定舊歷初二、三日各秧歌隊分別給抗屬和傷員拜年，初五舉行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秧歌大會，更多更紅火的節目，將在元宵節前演出。（鍾平）

教育「解放戰士」的經驗
穆欣

[illegible]

美貨傾銷官僚資本統制
蔣管區二十個城市
二萬七千家廠店關門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各地零星與殘缺不完全材料統計：蔣管區二十個大小城市，入秋以來至舊曆年關，工廠商店倒閉者已達二萬七千家以上。其中以京滬渝三地爲最烈。上海自去年六月至十月，倒閉計千六百餘家；十一、二兩月，京滬兩地合計已倒閉三千家。重慶一市，自入秋至十一月中旬，不到半年時間，即倒閉七千餘家之多，爲歷史上空前記錄。許多小城市的中小工業遭遇尤慘，以四川省，內江紙業，倒閉達六千五百家，樂山絲業，倒閉了九百家。舊歷年關來臨，倒風正急劇蔓延，預料在結賬時，各地將有更多工廠商號宣告破產。危機的二大原因，是美貨傾銷與官僚資本的操縱。上海商報年鑑略法部說：「要知道有什麼工廠倒閉，只要看海關統計中有什麼美貨進口。」現任美某大石油公司的H.斯蒂芬指出：「在過去幾個月中，政府差不多每星期要成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官營公司，私營的利益，在公營的成立以後，要不是被禁止私營，就是被當權大族的政客逼死」。民族工業在此雙重壓迫下，再無復身之望。經濟學家鄭獨森沉痛地說：「即便年關勉強渡過了，來日方長，明年天天是年關。」

又據合衆社訊電：當六日上海市參議會開會時，滬市長吳國楨向一百五十一名參議員發出哀號：「一九四七年上海面臨一危急時期，需要以巨大的努力來穩定上海的物價，使上海渡過經濟危機，因爲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故上海的穩定爲中國經濟穩定的關鍵。」據合衆社座上海經濟觀察家預料：「上海大部工商業在舊曆年關時，將陷於破產。」

在麥克阿瑟扶植下
日貨重新傾售我國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在美國扶植下，日本貨捲土重來，開始傾售蔣管區。據津大公報上月二十八日載稱：除棉紗五千餘噸運港外，最近日本白報紙經南京當局允可，已運滬傾銷，其他棉紗、玩具、鐘錶、化學用品，亦即可源源運來。該報稱：日本紡織業預料一九四七年生產，將超過日本本國所需。在蔣介石獨裁賣國內戰與美貨傾銷之下的民族工業再加日貨傾銷，其前途更不堪設想。又據北平世界日報上載：日本一年來，主要貨物的生產已增加百分之三百七十，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在麥克阿瑟許日貨自由貿易後，日本貨已經滲入中國及南洋市場。

滬世界科學社發表聲明
要求槍斃岡村周佛海
並贊同三國共同調處中國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文匯報載：上海民主團體之一「世界科學社」，於上月二十三日發表對時局問題之聲明，要求立即槍斃戰犯岡村寧次、漢奸周佛海等人，並表示贊同三國共同調處中國內戰。聲明說：「美國會議員及英國工黨議員魏傑、拉鐵摩爾諸氏所提，由英蘇美共同調處中國內戰的主張，是針對現實的最有效果合理的辦法。有人藉口共同調停有損於中國的主權，而不知單獨調停已斷送中國的主權。有人明知共同調停可以制止中國內戰，使中國主權由受損而至於完全恢復，但仍妄想依靠單獨調停，使中國主權由斷送而至永遠消滅。」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北平訊：蔣介石政府對漢奸百般寬容，即對已被告發於法庭者，亦不得不予逮捕之漢奸，或遲遲不加審理，或審理後延不處決；如頭號漢奸周佛海，判處死刑，但法官於判決後即向周示意，尤其上訴，並稱「有法可想」。受蔣之華北漢奸頭子王揖唐、齊燮元等，至今亦無下文。據三日天津大公報稱：河北高等法院所受理漢奸案中，迄年底，僅審結一百七十四件，尚有三百四十餘件漢奸案未加審結。而最近南京司法院爲貫徹蔣介石之縱漢奸方針，已頒發「停止人民對漢奸之揭發檢舉」命令，大批漢奸暨家屬之漢奸，皆額手稱慶。

美報嚴厲批評
美軍損害中國人民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新科學週刊：美國某報最近發表評論，抨擊美軍當局使中國人民受到損害。該報稱：美國代表們有責任向美國人民說明中國事變的真正內容，中國事變是封建獨裁反對進步的鬥爭。繼續的先鋒論增強抗議美國對中國反動派的援助，該報稱：「美國人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其他各國，都應當擁護民主而不應支持腐敗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建議。」

晉冀魯豫群衆團體呼籲
制止蔣介石放水暴行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晉冀魯豫解放區黃委會及農工青婦各界聯合總會，頃向全國同胞及世界公正人士通電，控訴蔣介石破壞治河協議堵口放水之暴行。電稱：解放區沿河三百萬人民已向解放區內外人士急迫呼籲制止。解放區人民將爲實現治河協議而奮鬥，去年十二月上旬曾派代表到解放區進行視察，但是合理要求，均拒絕答覆，亦未提出任何解決辦法，而去不到兩天，竟悍然放水歸故。蔣方當那鄭會談時，蔣方黃委會曾與塔德等會表示立即停止黃水流入故道，並赴鄭州等地商洽接續事宜，但時至今日，黃水仍浸向解放區而來，全區人民對蔣方之背信無信，一致憤慨，實已至無容忍之地步。

黃水已達臨濮集
下游居民正搶救中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七日電）蔣方放之黃河洪流，十四日夜已達臨濮集，水頭高卅公尺，寬者一華里，窄者半華里，下游沿河居民面臨巨災，正努力搶救中。

蔣幣票面額
二萬五千元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中央社消息：中央銀行負責人談：該行新發行的「卅年關金券」，有二萬五千元及五千元兩種，前者合法幣五千元，後者亦合千元。在此以前，蔣幣最高票面額爲二千元。

蘇北獲得解放之蔣軍軍官
號召受欺蒙的蔣軍官兵
趕快覺悟放下武器

（新華社華中電）蘇北宿（遷）沭（陽）睢（寧）等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副師長以下軍官二百六十九人，於四日發表「反內戰宣言」。他們控訴蔣美勾結進行內戰的禍國罪惡，並報告他們在獲得解放後受到優待情形。他們說：「我們爲蔣介石賣國獨裁賣命是不值得的，希望被蔣介石驅策走上戰場的弟兄們，趕快覺悟，自動放下武器，脫離內戰漩渦，走向和平大道。」同時指出「這一戰爭對人民是毫無益處的」，希望全國同胞一致起來反對內戰。

又據山東電：宿北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高級軍官二百五十餘人所組成的軍官團，日前特派代表宋斗（前整編第十三縱隊上校參謀長）于維選（前山東保十七團上校團長）等九人，赴某地慰問宿北戰役被解放之蔣軍官兵，其中不少係宋等之舊日同僚，相見時談甚歡。宋等詳細介紹解放區各種情形及蔣軍高級軍官團之愉快生活。

「要找出路，隨毛澤東」

蔣軍士氣衰頹不振

（新華社魯南前線十三日電）「我們內部的矛盾，就決定了魯南之失敗。士氣之衰，從北面嶧縣以西被包圍的地區，被你們包圍後三四千人立即放下武器，即可見一斑。」這是魯南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廿六師一六九旅副旅長丁子夫對記者的談話。參加會談的，還有一三一團團長仇復，一六九旅五零六團副團長李恩珍，五〇五團副團長武嶽，少校團兵站長舒，丁等軍官多人，丁副旅長是山東平陰人，今年四十四歲，黃埔軍校四期的畢業生，他說：「因爲還有後台，至今我還是一個無權無名的副旅長，萬幸此次沒有打死，此後決心回家生產」，願於蔣軍內部不合，士氣衰頹，舒說：才達授加以證實說：「我們內部不合是上下官兵都不合，薛岳和十四軍軍長李玉堂就互不服氣。自淮北潰敗之後（指新四軍殲敵二萬餘人之宿遷沭陽戰役），士氣更衰。在這次進攻臨沂時，均唱說：『是自找死路。』」一個上尉連長向記者唱了一首蔣軍軍官中流傳的歌詞：「中正不正，待遇不同，要找出路，隨毛澤東。」又記者與此次魯南戰役放下武器之快速縱隊八十旅二三九團全體軍官相談之間，他們對團長陳繼金受包圍後，即吹號集合放下武器之舉，均表滿意。陳幸自己免於無謂犧牲。陳團長原籍南屏人，自稱戎馬十餘年，對人民解放軍作戰，紀律嚴明，戰美表敬佩。其團長陳志學說：「我們的快速縱隊是蔣介石的鋼鐵部隊，非到緊要關頭不用，這次快速縱隊全部被殲，蔣介石應該有所覺悟吧。」

戰場小景

活捉坦克的勇士

一輛蔣家坦克正在嶧縣以西的坡地上狼狽逃竄，企圖突破新四軍強大的包圍圈，迎面碰上了某團戰士梅家裕張學安等六個人。「捉活的！捉活的！」六位勇士一齊包圍了上去，梅家裕迅速地爬了上去，張學安也從後面爬到坦克前面的突出的砲塔上，在坦克呼呼的奔了一陣停下來後，他的面上也流着黃綠色的氣油了。接着，他又爬到鋼鐵墩頂上，他發現了坦克的呼吸孔，便把那枝三八式槍口塞了進去，連打了幾槍。這時，梅家裕也從鋼墩上跳了下來，向蔣軍坦克手們翹着大拇指說：「新四軍優待俘虜，交出武器來不殺。」對方被迫把坦克裏的武器拿出來。勇士們又笑嘻嘻的鑽進了坦克，叫蔣軍坦克手開到自已的陣地來。「這是我們捉的一輛活坦克！」他們望着前面成排成擋擄獲的坦克，在軍前裏驕傲的呼喊着。

奪車英雄葉照田

被包圍兩天的蔣軍快速部隊發動突圍了，隆隆的馬達聲響徹雲霄，三百餘輛坦克裝甲車和汽車，拖着重砲，冒着四面平射砲的密集的火網，猛烈向南開駛，剛衝到我軍某部二營的陣地前面時，六連戰鬥英雄葉照田便冒着砲火，帶着六個戰士，閃電般的向行駛的車輛撲上去。「停車！停下來！」他大聲的喊，可是汽車司機理也不理，依舊開行。他便一躍爬上汽車，再叫停下來，「不停，打死你們！」他向前面車頭上的蔣軍喊話，可是汽車仍掙扎的向前開駛。葉照田顧不得自已生命的危險，拉開手榴彈蓋，從車尾向車頭扔過去，在兩聲爆炸中，車頭的蔣軍和司機全都炸死了，車也炸壞了。葉照田回過頭去，向後面汽車大喊，後面兩輛汽車便停下來投降了。（山東通訊）

學生正義的憤怒
美兵也喊「撤退美兵！」
愛國示威零訊

元旦日天津學生遊行中，遇一兒童被美吉普碰傷，該吉普開足馬力逃走，附近崗警不但不予阻止，反向肇事美兵敬禮，引起學生極大憤怒。他們闖入美軍，把那個小孩子送到醫院裏去，又返回市府提出關於此事的抗議。

元旦日，南開學生去市府請願時，見市府工役正在撕毀「抗議美軍暴行」標語，學生即在其抗議書中加入一條：「請市府解釋爲什麼派工友撕毀標語？」

北平學生三十日遊行時，美陸戰隊兵營前皆架設障礙物，有中國警察持槍防衛，警局警備車高架機關槍不斷巡邏。

天津學生在美軍總部貼標語時，竟有兩美兵持槍欲放，後被阻止。

上海學生一日遊行時，一美軍吉普飛馳自行列穿過，激起公憤，擁向車上搬下旗桿，但車行甚速，未能攔住。

北平學生三十日遊行至北長街時，一輛美吉普車上之兩美兵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撤退美兵」的口號，另一着美軍服類似依伕者，亦對美兵發高呼「滾出去！」

天津學生遊行中，行至中正路某洋行旁，忽然跑來美兵二十餘人，向遊行隊大呼「頂好」，表示他們願意回國去。

三十一日，上海一滿坐美國兵的吉普鑽入暨南大學同學隊伍，貼上七八張標語，那些美國兵反而美開了嘴，表示歡迎，一位同學用英語告訴他：「請你們快回國吧」。美國兵點點頭，並且鼓掌。

三十日北平學生遊行中，一個中國兵憤怒地走到一個美國兵跟前，順手摘了那美兵一下，罵道「他媽的」！那個美兵懾於遊行隊伍威力，未敢還手，圓是遊行學生去勸開，並向美兵說「對不起」。

聯合社報導三十日北平學生遊行時稱：遊行學生並未有對美人企圖傷害行爲，秩序亦佳。學生發言人告記者：「吾人並非反對任何美國人或美軍人，僅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美軍在中國並無職務，吾人要求美軍返國」。學生用粉筆大書標語：「美兵所長唯殺人姦淫而已！」「汝等孤獨，汝等思鄉，盡速返家！」

1947 副刊

「八路軍的好教育！」

——興縣水磨灘趙有業同志談——

張友記

我在四〇年參加了游擊小組，以後改爲民兵，當過小隊長，分隊長，去年參戰回來，又當了副中隊長。回想那幾年的工作，毛病實在多哩，越想越對不起群衆。

頭一樣就是處理人（即是罰人），當上分隊長，就頭大了，以爲咱比群衆高，是管老百姓的，民兵拿的手榴彈，我是端的槍，看起來抖的，威的。整天謀算的查戶口，抓賭博，抓洋烟饞，抓破鞋。抓住就送到村公所處理，不是扣禁閉，就是罰錢、罰工，多的半月，少的十天，槪不用說服教育的辦法。還綑打過兩個男人，一個女人，贓人越發是家常事，惹得老百姓死討厭。

再一樣樣，比這還灰的，是咱自己不務正，抓賭，大家賭，濟回來自己賭。群衆反映：『民兵希希賭是官的，咱是私的，』我想一半下下，沒關係，不想由小到大，成了常事。那陣子，還好串個門門，前後在村裏打下六個夥計，査夜的時候，看見她男人不在家，把民兵打發回去，我就抽空空和夥計打游擊。拿上分隊長這個牌位位，有時還把人家男人派差派的遠遠些。打夥計的心紅了，居舍的營生也不想做了，一有空空，就邪氣上身了，買上紙烟、餅子、瓜子、和夥計打撲，嘻嘻哈哈，覺得怪舒服的。變工組裏咱誤營生，也不變了。民兵們也有串門子的，咱自己心虛，不敢說人家；說也說不下，人家回答：『你說我們，你是個做甚的？』一句話倒把咱的嘴掩住了。還眞是『娘不敎女不會，犬不敎小不會』，咱自己心胆不正，怎價敎育別人？

感還底價做下來，群衆反映說：『我把那誰家希希，纔才是個害圪凸』；有的當面不說，笑一笑，咱走過後，人家把眼一栽楞，說：『不知誰家的那個兒，這陣陣還有你那種人。』我聽見就像沒聽見，心裏盤算：你不在當面說就對了，我還是做我的。有些老實人，當面勸咱：『孩兒，不要那樣，你們抓人家，管人家，你們官做，人家反映你男女關係不正確！』我說：『他們見來？他們抓住來？說這話的都是思想不正確，是壞人，你們要注意！』不想，壞是壞哩，咱才是壞人。後來，人家當面不說了，暗底裏議你的缺點，我處議論，議論的叫上級知道了，搜集下一垛堆材料，敎育我，我還不改，赤紅變臉，還想報復人家。去年二月，大隊長領導民兵，把我鬥爭了一次，婆姨也罵我們：『死的你家沒人的，這家行跑那家行跑，你鬼串甚哩！』我自己也覺得這樣下去太危險了，有了改過的意思，可是面子上灑不過來，八月間可遇上個參戰，我就報名走了。

走的時候，有些人估計我會鬧小差，我就偏偏不鬧，打算回來做個新人。走了十三個，回來十三個，齊齊的沒跑一個。回來了後，群衆對我的看法有些改變，我也走上正步步。今年正月抓住賭，不處罰了，笑着和他們說：『大年年過了五六天了，候年年也過了，可是賭不得了。』問他們誰輸誰贏了，贏的笑了，輸的笑不下，叫贏的把錢退給輸了的。對輸了的說，好歹也是歹一次，這回退回來；再要賭可是對不起大家，對贏了的說，熬油把水，貼賠上一頓，穿了皮襖受了冷，銀錢賺不到一分，風寒往上染一身。他們也說：『夥計，再不賭了，一黑夜熬了半斤油，抽了兩圪塔水煙，贏下幾個你也叫退，不退吧，他們也沒！』這樣一解決，人家說：『趙有業比以前轉變了，戰爭的不相同了，到底是八路軍的好教育！』

不過，參戰回來，我頭上留了個平頭，還有人反映：『那人還怕有作風哩！』我想：『我就不接受，隔背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留個平頭怕個甚！』這回來實驗學校學習，檢討民兵作風，我慢慢價盤算：『這狗日的不對，群衆有道理反映總是不好，咱在村裏是老百姓，一日和老百姓七攪，老百姓討厭。咱又是農民出身，腦頭上留下頭髮，算個甚？過去搞男女關係，鬧得人家家庭不和，有一家男人打了婆姨，婆姨吃上洋烟，險些鬧下人命；又是價，咱的婆姨也不滿意，幾方面不好。咱現在雖然改了，可是有過去做下的樣子，人家從面貌上相你。越想越不該留，我就請人家一刀子剃光了。我又像我從新變了一次一樣，完全做個新人，叫群衆看看『八路軍的好教育！』也不要寃枉了群衆對我的希望。

在閻軍譯電室裏

曾白

——記中陽解放時敵人的恐慌——

七號的夜晚，在火爐旁邊，我同一個從中陽解放過來的閻軍的譯電員談話，他告訴我：當我軍包圍了中陽城時，城內的敵人是如何的恐慌、混亂，如同熱鍋上的螞蟻那樣焦急不安。團長、縣長、區長，焦慮的來回跑到譯電室裏，急切的盼望着覆電……。

團部的電台人員被催逼得不暇應付，電報一份一份像寒冬的雪片一樣飛來，報務員的手指腫了，眼睛紅腫了，精神呈現了極度疲倦與無可奈何的厭煩，因爲誰也知道一份一份的電報，還不是要援兵、飛機、彈藥那一套；這在我軍圍攻至中陽時，他們就向太原呼叫求援，那時「閻長官」的覆電是「集中兵力，固守城池」，天曉得，集中那裏的兵？外圍幾個據點有數的兵早就集中回來了，眞的是「集」無可「集」，又何以「固守」呢？

電台的馬達仍然是反復的叫着：援兵、飛機、彈藥！好不容易啊，復電，終於在十號晚上盼到了，團長、營長、縣長、儘管專委，聚精會神的恭讀「閻長官」的覆電，這電文是關於請求派飛機輸送彈藥的事情，來電寫的十分神妙，即「已電請示中央，迄未見覆」！失望、失望，然而就在這當兒，電報又降臨了，這該是援兵的喜訊了吧？可是當他們又一次聚精會神的拜讀之後，原來是「閻長官」關於防範我軍黃色炸藥破城的指示，說是過了一步，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城下，長官投尾的敵人誰還敢出城一步呢。

解放中陽城的那一天晚上，敵人的恐慌與焦急達到了極點，電台照例在協叫，然而卻出現得十分緊張興奮，比十多歲的譯電員在燈後的燈光下翻譯着「閻長官」的密電，這也許就是最後的指示罷，指示中詳述箇防範「敵人」爬城的辦法，內云：古代某人進攻寧夏時，該城曾用水把城牆凍結了二尺厚的冰，因而阻止了敵人的進攻，末尾是責成中陽也可仿效此法以防我軍爬城，這就是我軍將要攻入城中的復電，我聽了捧腹大笑，並再三盯問那個譯電員，果眞這是眞實的情況嗎？他又補充說：

譯電員轉遞這份「長官」的密電恭恭敬敬地遞給了他的團長，團長看完的滿目之後，竟氣得「嗎的」一聲摔到地上，像發狂一樣踱步走進電台室，親自與一孫司令」筆談，他乾脆面有力的說：「沒有援兵，我們明早也支持不到！」然而對方的回答亦直接了當的說：「援兵嘛？辦不到，多了沒有，少了不濟事……」一句話是「愛莫能助」！

總之，在我英勇的八路軍面前，困得多麼恐慌，無能啊！就在這情形下，我軍解放了中陽城，解放了中陽城內受難的人民。

> **閻頭區三老**
>
> 糧食多，
> 荒地多，
> 老頭，娃娃，
> 婆姨多。
> （張朋明記）
>
> **綏遠民謠**
>
> 傅作義眞狗氣，
> 黃毛狗變綿地，
> 見八路就跑，
> 見百姓就欺。
> （胡成奎記）

看了「土地歸農民」演出以後

林朋

戰鬥劇社新作「土地歸農民」一劇首次演出了。看了這劇以後，感到非常興奮和滿意。當我們在鄉村推行土地改革運動工作時，時刻渴望着能夠幫助教育群衆教育幹部像「土地歸農民」這樣一類劇本來出演，那怕是很粗糙的，對工作是有很大幫助與鼓舞的。

劇的第一幕，明確尖銳的表現了在解放前，在封建地主統治的社會裏，惡霸地主對農民的横行霸道，殘酷的剝削壓迫，以及惡霸的殺刮勞動人民的兩面手段，和不勞而享的豪華生活；同時與這強烈的相對比，劇中並表現了農民階級被剝削被壓迫，被凌辱而毫無人權和飢餓、疾病、死亡的悲慘光景。接住第二幕是表現解放後，一個新的天地出現了，勞動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軍隊，有了自己的靠山，便組織起來實現自己的翻身要求，要與惡霸地主算賬；而吃人血汗斷斃的惡霸地主，害怕勞動人民正義的合理的清算，企圖錢過或避重就輕，使用各種手段，各方面破壞和抵制這個偉大的群衆清算運動，軟誘、脅誘威脅不行，則利誘賄賂；利誘賄賂不行，則要無賴；同時與這相對比在我們黨的工作人員艱苦深入和階級教育、啓發下，原先受「命窮」「良心」「怕變天」等舊社會給他們落後的思想束縛的農民，膀筋開了，覺悟了，大家起來堅決一致與惡霸地主進行清算鬥爭，算了他的冤仇舊債，並在曲折的鬥爭過程中，揭穿了他們自己的智慧，粉碎了地主惡霸狡猾的陰謀詭計，取得最後勝利——土地回了農民手了，至此全劇告終。

這個劇，在提高工農群衆的階級覺悟上，在與惡霸土豪劣紳大地主鬥爭經驗上，在啓發我們的工作幹部時刻站穩自己革命的階級立場，深入群衆深入實際工作的，都有很大教育意義。尤其是在土地改革的現時期，發動群衆清算實際鬥爭並不是簡單的分開罪，一帆風順，是極其曲折複雜細緻的，工作需要深入，深入，再深入！這就是我感到「土地歸農民」一劇最成功的地方。像這樣正面明確尖銳的刻作來表現富有革命鬥爭實際教育，內容是非常可貴和值得作爲範例來學習的。同時我也感到劇本，還有不足的地方，在劇中表現出農民群衆的思想情緒言語行動，及其變化發展，與實際較之還不十分切合，還有某些生硬不自然，特別在劇詞上（或說在語言上），不夠群衆化，在劇中出現的工作員（或說我們的幹部）還帶着相當濃厚「知識份子」的思想情緒；在群衆中和工作上表現不夠自然活潑，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表現不夠；而劇中主人翁（或說主要人物）同地主的關係和群衆的關係也處理得不夠很恰當，入情入理和有力；至少在第一幕和第二幕吐苦水控訴的前後兩場中，使人看了有這樣的感覺，前者對地主太馴服和善良了，應該有忍無可忍的仇恨精神表現；對於劇情以後的發展則更有力；後者鬥爭似乎他一人似的，應該多讓群衆吐苦水，在群衆憤怒的吐苦水下，刺激與教育了他，再加上工作員和群衆中的積極份子的動員，然後他在覺悟行動起來，這樣比較入情入理些。在群衆算賬鬥爭時，缺乏以骨幹貫徹組織領導掌握鬥爭，因而表現的較亂，說理鬥爭不夠；最後，分配勝利果實太簡單了，應該再細一點，讓大家討論而稍加波折再分配，能夠吸住觀衆到閉幕遺再走，那就好了。綜感全劇，某些場面還比較空洞，且有些重複，還可以縮得更緊湊與集中些。如果能更深一步再吸取一些活生生的實際材料，加以補充修改，那演出的效果就會比現在更大更好了。

教員齊翰東

周元亭

齊翰東同志，是五寨二完小的教員，朔縣人，今年二十三歲了，個子不高，走起路來兩腿愛翻，但是他的身體是很結實的，對人的態度親切而又溫和。

日寇侵佔朔縣後，他不甘於受敵人的壓迫與奴化教育，早就來到解放區。到二中刻苦好學，文化與政治程度都隨着提高了。四四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完小工作。四年幾年中，他都艱苦克己，積極工作。

他住的窰洞比較大，很冷。數九寒天，滴水成冰，他的硯台和毛筆常常凍得不能寫。但是他仍舊坐在窰裏批改作文、日記和判做。不時地將硯台放在爐上，筆頭放在口裏溫凍。

有一次，一個炕上沒有席子，學生的褥子又濕，於是他將自己鋪上的席子給了同學，自己睡土炕。別的同志對他說：「咱們以後再買一塊給他們，還席子你自己鋪上，別着了涼。」他毫不思索地拒絕了，並且對那位同志說：「咱們吃點苦不要緊，孩子們年紀小，身體弱，還是該給學們鋪上吧！」平時對學生也很關心。有些學生夜晚要出去小便，他怕他們受涼，總叮囑着：「晚上出去小便，衣服要穿緊，別着了涼又感冒！」

學校裏，養了一口大母猪，冬天生了一窩小猪，別的同志從沒過問一次，他們都忽略了飼養的事，祇有齊翰東同志每天早晨要去豬圈遊一回。看看豬圈門關好沒有；小豬挨豬喂飽沒有；小豬被狼抓了去沒有。還常常督促炊事員餵養。

齊翰東同志，確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好同志，好教員。